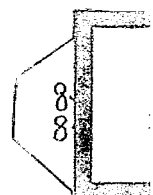


學 校 劇 叢 刊 之 一

桃花源

魏 如 晦 著



亞 星 書 店 刊 行

M4
I234.6
177

學枝劇叢刊之一

桃花源

魏如晦著

亞星書店刊印

瀚鋒出版總發行

民國廿九年



3 1774 7001 4

桃花源本事

話說我們中國古代的桃花源，自被武陵漁人一度發現，便無法再封鎖起來。那姓劉的官家，雖曾失去進路，但經後人繼續不斷地探求，到底又被找尋到。

從此，便不斷有人前來。大家把這地方當做一個「世外桃源」，「人間仙境」，偶而也竟有人來往。那里知道到了後來，竟有了意外的事態發生。這事態，就是所謂「偶發事件。」

原來有一羣東海的獵戶，他們受着國王的命令，跨海而來，企圖獵到一些珍奇。某一天，他們沿着一條小溪流趕路，在獵狗們的導引之下，居然被發現了這桃花源。

這班獵戶本來和我們同文，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是早已讀得爛熟，不過還以

爲這只是一個詩人的幻想，也就沒有放在心頭。等到他們經過偏仄的所在，而「豁然開朗」的時候，他們總覺得滿眼景物，依稀在那里見過。直等到遇着一個從里面走出的農民，才知道就是那一向憧憬着的「世外桃源」。

他們這時的興奮，真是無可言說，加以時值春季，源內的一派桃花紅似火，銀杏間植白如霜，簡直是「仙境」一名詞都不足以形容。他們在此情況之下，自然是留戀不忍去，而繼續地向「桃源」深處行。

問題就在這時發生了。他們在一段桃林中，發現了一個美貌的女子，她生長得天真美麗，使這一班獵戶沉醉，他們預備劫奪這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但那女子竟找着個機會脫逃了。

獵戶們依恃着他們的武器，不肯就此了事，找着一個源里的青年，也就是這女郎的愛人，要他交出女郎來。青年不理，於是他們就設施種種地暴行，並到處搜索。最後，少年在盛怒之下，把爲首的獵戶打死，自己和女郎逃到源外去。獵戶們在盛怒之餘，也就把桃林放起火來焚燒，把全桃花源變做了焦土。村中所有的珍寶，也全被獵戶們劫了去。

從此，桃花源便不再見桃花，有的只是一片焦土，一片哀怨之氣，浮蕩在浩浩

的天空。直到有一個老人，因懷念源中景物，重來遊覽的時候，纔使新的生命，從焦土上慢慢地滋長起來。

這老人並沒有知道源里已成焦土，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他想再來看看那美麗的桃林。那知走到里面，竟什麼也沒有。他不知是怎麼回事，想找一個人去訪問訪問。找了半天，發現桃林溪邊有一個釣魚的人，在這個人身上，籠罩了一片陰暗的影子。他便踱了過去，問他源里怎麼變得這樣淒涼。

那人便把一切的經過告訴了老人。老人也覺得難受。他不願這有爲的青年，長此消沉下去。他告訴他：「不要灰心喪氣。桃林是依舊存在着的！」他指示他以從土里生出的桃樹的新芽，這里那里到處都是。並且又追加的說：「從焦土上生長的桃樹，將會比以前更加旺盛，更加充實。」他從來就沒有留心這個，經老人提起，放眼一看，果然到處都是桃樹的新芽，精神不禁甦生了起來，立刻丟掉魚竿，從事於在焦土上重建設新的桃林。他想在不久的時候，一定會恢復桃花源的歷史的盛譽，且會得到發揚。

果然，沒有幾年的光景，桃林又生長起來了，比以前更美麗充實，比以前更經得風雨。桃林主人的快樂，真是無可名狀。然而終不免有兩種遺憾，一是青年男女

自逃走以後，杳無消息，不知生死。二是新的桃林雖已生長，終不能不担心着會有再番的浩劫來臨。

就在他伸長着自己憂慮的時候，想不到那青年男女竟飄然而至。少年戎裝佩劍，成了糾糾的武夫，女的也比以前勇毅得多了。原來他們自從逃出源外以後，懂得了自己沒有武裝，決不能防止他人的侵略，他們決意習武。現在是學成歸來，預備從事於全桃花源의 武裝訓練。

所剩下的兩種憂慮，從此便告消失。青年男女的一對，不久也成了婚。從此，桃花源不僅雍雍睦睦，恢復了往日美麗的舊觀，而每一個源里的人，無論老幼，也都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足以粉碎任何的侵凌。

桃花源，是在焦土上再建設了。

桃花源

(三幕劇)

第一幕

地點：古桃花源

時間：晉以後之任何朝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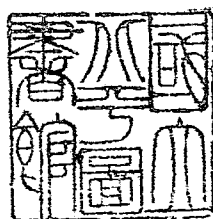
人物：

少女 年約十六七歲。樸質，天真，善歌唱。梳雙辮，赤足，純樸的農女

打扮。

少年 年約二十歲。樸質，沉默，意志很堅強，亦極熱情。純樸的青年農民裝束。

男子 少年之兄，年近四十，爲一忠實之農民。桃林主人。二十餘年的精力，完全耗費在種植桃樹上。



獵戶 三人。異國裝束，各攜獵器。甲爲領袖。乙最兇橫，喜動武。丙則毫無主見，惟甲之命令是從，爲幫兇者流。

農甲 年約五十歲。誠實，但怯弱。

佈景。

桃花源一角，爲倚山臨溪之廣場。天幕前有山，山右係桃林起點，向幕內延植。山腳有溪，溪旁植柳數株。隔溪爲堤，外卽廣場。有板橋架右側溪上，以便來往。場上綠草茸茸，可席地坐。

幕起時，少女坐左面溪邊濯足，以柳枝拍水，隨着隔溪簫聲，悠揚地歌唱：

桃花一派紅似火，

哥在林中等着我。

我說哥呀，你且莫到林中去，

同來溪邊唱一隻歌。

先唱源里桃花千萬朵，

柳條兒飄飄影婆娑。

翩跹蝴蝶呢喃燕，
語語聲聲說平和。

說平和，道平和，

桃花源裏飄揚着和平歌。

自耕自織復自用，

帝力漫天於我何？

男愛女，我愛哥，

相親相敬相摩娑。

一同工作一道息，

就是那比翼的鴛鴦也羨慕我。

桃花源外的君子呀，

你們有此幸福麼？

（最後一句，少年在內和唱。少女聽到少年在和，一面歌唱，一面向橋那一面看。少年帶着歌唱的尾聲出場，少女亦起立迎去，在相當距離間停立），

少女（在歌聲止後）健生哥，您不是說，在桃林裏面待着我嗎？

少年（帶笑）是的，我本來預備在桃林裏面待着您，可是，當我聽到您的歌聲，我却耐不住的跑來了。

少女（含羞的笑，羞澀的問）柴草都細好了？

少年 細好了。

少女（愉快地）現在——

少年（插入）可以休息了。

（二人看一回桃林）

少年 倩芬，您看，今年的桃林，比之去年怎麼樣？

少女（笑）好得多了。

少年 這也是康生哥努力的報酬。（自語似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那一天不是把全副的精力放在這上面——勤勤懇懇，不辭勞苦的照應着。

少女 這真是一種了不起的精神。（半自語地）二十多年的歲月，多麼的悠長，康生

哥却一點也不厭倦的種到現在，看他的神情，這一生的精力，是全要放在種植桃樹上呢。

少年 昨天晚上，他還在家裏說，要用一生的力量，來種植桃花。他要叫我們桃花源的每一個角落，都有成叢的桃花。他說要到那一天，我們這裏纔能算得理想的桃花源。

少女 志趣真是太高遠了。

少年 依照他過去努力的成績看，這樣日子也不會怎麼久。

少女 那當然，要是大家能多幫他一點忙，還會更快呢。

（少女在說時，男向右內注視，候女說完，指給她看）

少年 情芬：您看——

少女 （有點不安的）康生哥——他的病剛好，怎麼又捐着鋤頭向外面跑呢？

少年 剛纔我從家里出來，還勸他不要走動。他真是太放心不下他的桃林了。

（康生捐着鋤上場）

少女 康生哥，您怎麼又跑出來了？

（康生正預備說話，被少年接上）

少年 哥哥，您的病還沒有好清。

男子（放下鋤）我總放心不下這一派桃林，（指着桃林一帶）彷彿那做娘的對待她的孩子們一樣。一顆心，啊，二十多年了，什麼時候不繫在它們的身上，風大了，怕颳壞它們的枝葉，雨大了，又怕損害了它們的花朵。結實的時候，是每天都擔心着那些小生物要來給它們傷害。天氣轉涼，却又不能不想盡方法，保護它們渡過寒冬。

少女 您坐一下吧。

（少女扶康生坐下）

少年 您這樣的心力，是沒有白費的。您看這桃林，從山腰起，一直伸展下去，簡直是看不見盡頭。再加之有些地方，點綴上一叢叢地杏花，紅白相間，把我們的桃花源，妝點得真是太美麗了。

男子（帶着快慰的聲調）我究竟還不能夠滿足。我想在我們源里，有許多的地方，還能把桃樹成千的栽下去。就在這一派林子裏，也還能補種不少。

少女 您不能太苦了自己。

男子 祇要對我們源里有好處，能把我們的源妝點得更名副其實一些，我就是苦一

點，又有什麼要緊呢。

少年 哥哥，就是目前這樣，已經夠教源外的人羨慕了。我們的源，自從晉朝陶淵明做了記，世上的人，就是做夢，也在夢想着這地方呢。

男子 那是一定的。人世的糾紛，實在太多了。以前來的那老年人不是說嗎，說又經過了幾個朝代，但還是絲毫沒有長進。這個國依舊和那個國爭。有錢有勢的，依舊在無錢無勢的頭上搶奪。就是一個國家，內裏也要分做許多堡壘，明槍暗劍，各不相讓。一點精神，一些心血，全耗在無用的事上。

少女 （驚異地）外面是這樣的一個世界嗎？

男子 正因為是這樣的世界，所以對我們這桃花源，便不勝羨慕了。你想，我們生長在源里的人，是多麼的幸福。早上出去做工，晚上回家休息，自己種，自己吃，自己做，自己用。既沒有爭奪，也沒有憂慮。不和源外的人來往，源外的人也沒有法子來欺負我們。

少男 （陶醉地）哥哥，照您這樣說，我們這裏真是一個理想的仙境了。啊，太好了，太美麗了。

（遠遠地牧歌聲起，三人沉醉的聽）

牛兒牛兒你莫逃，

好好地留在這兒吃青草。

我到山那邊耍子會兒去，

你看那溪邊的姑娘呀，多麼窈窕。

我去耍子會兒就回來，

摘枝桃花送把她戴。

牛兒呀，這不是我冷待你，

我不去時呵，那姑娘會把我來怪。

牛兒牛兒你莫逃，

好好地留在這兒吃青草。

我得愛來你得飽，

天下的事情那有這麼好？

男子

（微笑地）這是誰？

少年（帶笑）你聽不出嗎？這是張家二毛的聲音。

男子 這個孩子真有趣，他從那裏學來這一套？

少年 還不是幾個放牛的孩子在一起糊湊的。

少女（搶接）你還不知道呢，他們幾個放牛的孩子，都壞得很，遇着我們女孩子就打趣。隨嘴亂唱，有時唱得簡直叫你聽不進耳。

（男子聽完，笑。牧童重唱第一節，聲漸遠）

男子（拿起鋤頭）我不能和你們多談了。

少年 你什麼時候回家？

男子（便向橋走便說）不會怎麼晚。

少年（向少女）哥哥真是太辛苦了。

男子（剛走到橋的那一頭又立住）啊，倩芬，我忘了。你母親要你上王大媽那裏去一下，說王大媽有什麼東西要你拿回來。

少女（樂意似地）好，我就去。

（少女看男子下）

少年（向女）您去嗎？

少女 我想去。

少年 我不要您去。我們到桃林裏去耍一會兒。

少女 不。我不去，媽媽回頭要罵我。

少年 讓她罵好了。您看，（一手撫着她的肩，一手指桃花一帶）今天的桃林是多麼好，太陽把裏面照得真是明朗極了。我們倆一面散步，一面唱歌，您想多有趣。

（一面鬆下手，作快意的表情）

少女（躊躇一下）我去去就回來。

少年 不，我不要您去。（抓住她的一隻手）

少女（想掙脫）好健生哥，我一定去去就回來。

（少女想掙脫，揚起另一隻手作分別表示，反又被少年拉住了）

少年（哀求似的）不成，我也喊你一聲好妹妹，好不好？

少女（笑，蜜意的，焦急的，突然）我真不能不去！（用力想掙脫）

（少年見她掙脫，反而把她拉了過來，把她向橋邊推）

（就在他們開始拉扯時，農甲上場，看見，停住腳，微笑。在她掙扎的被推

到橋邊，農甲有意的咳嗽一下。他們倆一驚，立即鬆開。農甲馬上改成極嚴肅的表情。少女羞澀，搖擺的低頭轉身）

少年（迎上農甲）啊！陳老爹，您剛纔從田裏來嗎？

（少女在他迎上去時，咬唇轉念。忽然向少年笑了一下，輕輕地疾趨，帶笑的向左面跑。少年剛說完話，看見她跑，下意識的想追上去，但立刻意識的止住。少女見他不敢追，格格地笑下場。農甲覺得好笑）

農甲（以手指他）你這個小孩，這麼大了，還這樣玩皮。

少年（笑）……

農甲 你哥哥呢？

少年 他在林子裏種桃樹。

農甲 我正要找他。

少年 有什麼事嗎？

農甲 是的。我們源裏，不知從那兒來了幾個怪客。

少年（驚訝地）噢——！

農甲 看他們打扮，並不像我們漢人。說的話，和我們也有些不同。據他們說，是

從東海那邊飄洋過來的。

少年（驚奇地）海那邊還有人！

農甲我也奇怪呀！我們從來只曉得海外有仙山，那裏還會有人呢？

少年（驚奇地）不要他們就是仙人啊！

農甲不是，他們還在吃餓餓呢？要是仙人，總不會吃煙火食。

少年老爹，您詳細問過嗎？他們是怎麼到這里來的？

農甲他們說，奉了國王的命令，到中國來找黃金白銀，遇了颶風，就飄到這兒來了。

少年真奇怪！我們這里一向是少人來的，源里的口子，也很難找到。從外面看，藤蘿糾得很密，崖石又是那麼高峻，那里能看得到一點罅隙？他們怎麼會找到？

農甲我想，也許是偶然，要不然的話，——啊，他們的樣子太像獵狗了，矮矮的身材，短短的鬍髭，眼睛像貪狼一樣。這樣的傢伙，他們有什麼地方不找到呢？

少年他們還在源里嗎？

農甲 還在。我就爲着這件事來找你的哥哥

少年 那麼，就請老爹到林里去看一下罷。

（農甲向少年點頭作別，過橋而去，少年望着他下場。就在農甲的後身沒入

幕內時。少女從臺左跑出）

少女（驚慌的便跑便喊）健生哥！健生哥！

（少女跑到少年的身畔，少年立即摟住她）

少年（驚奇地）什麼事！

少女（急切地）趕快把我藏起來！

（少年對左臺內看看，又左右望一下，把少女向臨右門的一叢樹里推）

少年 你先到這里面躲一下。

（少女沒入林內，少年向臺左移動兩步。三獵人上，其勢洶洶，各執武器）

獵甲（向少年）喂！剛纔有一個女孩子跑到這兒來嗎？

少年（敏捷的，鎮靜的）有。

獵甲 到那裏去了？

少年（指右面幕後）向這邊去了。

(三人衝向幕內去。少年跑到林內，把少女拖出)

少年 (向少女) 這里不妥，我送你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少年與少女跑過橋，沒入林中，少年旋出，剛過橋，故作鎮靜，三獵人又兇惡地上)

獵甲 (向少年) 怎麼沒有！

少年 (故作懷疑) 沒有？我親眼看見她跑到那邊去的？

獵乙 你在騙人！

少年 我沒有騙人；她真的是這樣跑過去的！

(少年作跑的姿態，向內跑，到達幕前，獵丙把他拖回)

獵丙 你向那兒跑！

少年 (狡黠的) 我不是跑，我做把你們看看。

獵甲 你老實說，這個女孩子跑到那兒去了？

少年 我不知道。

獵甲 你不會不知道！

少年 (故作發急) 我真的不知道。

（三人無法。獵乙從腰間抽出佩劍）

獵乙 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少年（看，搖頭，故作癡呆）我不知道。

獵乙 你真是個蠢貨，這叫做劍！

少年 劍！劍是什麼用的？

獵乙（兇惡的作勢）殺人！

少年（讓開一下）怎麼？人還可以殺！

獵丙 你們這里不殺人嗎？

少年 我們這里祇殺豬，殺人倒沒有聽見過。

獵甲（莫名其妙地）那真怪了，怎麼連殺人都不懂！

少年（上前摸摸刀背）人怎麼能殺？

獵乙（抓住少年，以劍合其頸項作勢）就這樣殺！

（少年連叫連喊，獵乙鬆下他）

獵乙（以劍指他）你說，那個女孩到底跑到那兒去了？

少年（故作發急）我真的看見她跑到那面去。

獵乙（再抓住他）你再要說這樣的話，我就殺掉你！（作勢）

少年 殺掉我也沒有辦法，她的確是跑向那一邊的。

獵乙（收起刀）真是個倔強的傢伙！

獵丙（指着少女原先藏着的樹林）我們到這林子裏去搜一搜罷！

獵乙 好，去搜一搜。——不能讓這傢伙跑了，先用繩子把他綁起來。

（乙和丙用繩子把少年綁在左邊一棵樹上，然後三人跑去林內）

（少年想掙扎，掙扎不開。少女在橋那邊出現，看着少年被綁，焦急，想跑過來。少年示意，叫她走開。三獵人復出，少女疾隱去）

獵甲（不解地）怎麼這裏也沒有？

獵丙 一定是這個傢伙把她藏起了。

獵乙（決然地）還是用鞭子叫他說罷。（走向少年）你老實說，那女孩子在那里？

少年（堅決地）不知道！

（獵乙抽他一鞭，少年苦難切齒地忍受）

獵乙 現在可知道了！

少年（揚聲，更堅決）不知道！

（獵乙再連抽他幾鞭）

獵乙 你究竟說不說！

少年 （冷靜，堅決）沒有得說！

（獵乙沒有辦法，祇得放下鞭子）

獵乙 （向甲）會不會在剛纔我們看見的那間屋子里？

獵甲 （向乙丙）很難說 你們可以過去看一看。

（乙丙兩人向右面台內跑去）

獵甲 （踱回來，向少年）我想你還是說出來的好。

少年 我不知道，叫我怎麼說？

獵甲 （一面解他的綁，一面說）我現在先把你的綁解掉。要是你肯說，我是再會給你好處的。（繩解完）

少年 （默然無語）……

獵甲 （從身邊掏出小銀元）我還可以給你錢，很多很多。

少年 （不屑的搖頭）我不要錢，在這兒沒有用。

獵甲 （手里拋擲着銀元走動，微笑的想，再轉過身）那麼，你要什麼呢？

少年 我什麼也不要。

獵甲 (盯視他一眼) 腦袋要不要？

少年 (冷然地) 沒有法子要的時候，也祇好不要！

獵甲 (震驚) 噢——！

(獵乙獵丙自內復出)

獵甲 (向乙丙) 怎麼樣？

(丙把兩手張開，作「沒有」的滑稽表情)

獵乙 (指着桃林問少年) 那邊是什麼地方？

少年 (冷淡地) 桃樹林。

獵乙 (作勢) 全都是嗎？

少年 全都是。

獵丙 (莫名其妙地) 怎麼有這樣多？

少年 都是我哥哥一手種的。

獵丙 一個人能種這麼多桃樹？

少年 祇是一個人，二十幾年的心血呢！

獵乙 你還有哥哥！

少年（反感地）難道我就不應該有哥哥嗎？

獵乙（忽然悟得似的）對了！對了！

獵甲（奇異地）怎麼？

獵乙 我想這女孩，也許是給他哥哥帶走了。

少年（搶接）我哥哥沒有看見那女孩！

獵乙（冷笑）你哥哥現在在那里？

少年 我也不知道。

獵丙 你這個傢伙真太可惡，怎麼連自己的哥哥在那里都不知道呢？

少年 不知道當然是不知道呀！你看（指桃林一帶），山是這麼深，桃林是這麼密，誰能知道他現在跑到那里去了呢？

獵丙 就在這座山里嗎？

少年 是的，不過山是重重疊疊地，誰知道他現在在那里？（指遠遠地更高的地方）你看，雲有多麼厚！

獵丙（向獵乙）真彷彿是一個仙境！

少年 (辛辣地插入) 哼，這仙境，現在也充滿着殺機呢！

(獵丙盯少年一眼，兇惡地)

獵乙 (向丙) 這傢伙太玩強，別管他，我們到林子裡找他哥哥去！(拖着獵丙走)

(乙丙同跑到橋那邊，沒入林中)

獵甲 (吸煙，找一個地方坐下) 我問你，那個女孩子姓什麼？

少年 我不知道。

獵甲 又是不知道。

少年 我不認識她，怎麼會知道呢？

獵甲 同在一個源里，怎麼能不知道？

少年 我們這里大得很，那里會個個知道。我也想問你，你們找那個女孩子，究竟

幹什麼？

獵甲 (看一看，得意地) 她太好玩了。

少年 好玩又怎麼樣？

獵甲 把她帶到海那邊去。

少年 她怎麼會願意呢？

獵甲 你以爲她能逃得掉嗎？

少年 (不在意地) 很難說。

(獵乙獵丙自橋那邊出現，拖着少年的哥哥，一道走過橋，少年驚異)

少年 (有點驚訝地) 哥哥！

男子 (向少年) 他們說的女子是誰？是倩芬嗎？

少年 (有意地) 我不知道。

男子 (躊躇) 你要是知道，你就說了罷。

少年 (奇怪地) 我怎麼知道，哥哥！

男子 他們說，要是我不把那女子交出，他們就要把我們的桃林砍掉！

獵乙 (插入) 我們一定把這桃林全毀完！

男子 (發急地向少年) 你看這怎麼好！

少年 哥哥，是真的不知道！

男子 (向獵戶) 請原諒罷，是真的不知道。

獵甲 (反感地) 看罷！

(跑到右邊台內，旋出，拿了一棵砍斷的桃樹)

獵甲 我先砍下一棵給你看看。（語調轉強）到底知道不知道？

男子 （看着被砍的桃樹發抖，向少年求情似地）弟弟，你要知道就說了罷。（有點瘋狂地指着那斷桃樹）這是我的血，我的生命呀！

少年 （冷靜地）哥哥，你不要太刺激了！

男子 健生，我的心血全費在這上面，我的精神也全寄托在這里，我怎能不刺激呢？

少年 （冷靜）哥哥，你得知道，還有比桃樹更重要的東西呢？

男子 （不解地）那是什麼？

少年 （嚴肅地）你的生命。

男子 樹毀了，我留着生命有什麼用？

少年 （更嚴肅）再種！

男子 （瘋狂地）我不能，弟弟，我不能讓我二三十年的心血，一下子就毀掉，我不能讓我們源里不再見桃花！

少年 那麼，你打算怎樣呢？

男子 不要爲着一個女子，犧牲這麼多的桃樹，你告訴了他們罷。

少年 我不能。我不是爲着一個女子，我是爲着正義，我也是爲着公理。我不能讓

野蠻兇暴的勢力在這里橫行！

獵丙（向少年）你說的是什麼話！

（獵乙走過去，打他一個耳光，嘴里罵着）

少年（怒目）……

獵甲 你們都不說？

男子（哀求地）弟弟，說了罷。

少年 我不能。

男子（感慨地）你真是太不諒解我了。

少年 我不能出賣別人！

男子（向獵戶）唉！真是沒有辦法！你們要砍我的桃樹，就讓你們砍掉罷。你們要燒我的桃樹，也就讓你們燒掉罷。

獵甲（怒向乙）他們還是這樣頑強，你——，（四看，最後指溪邊的一株桃樹）把這一株也鋸了罷。

（獵乙至溪邊鋸桃樹，男子想上前阻止，被拖回）

少年（看着臨近溪邊，也臨近哥哥的桃樹）哥哥，你把你心放定一點。

男子 我怎麼定得下來呢？你聽，（兩人聽）這聲音是這麼慘，是桃樹在哭呢！（指

顫動的桃樹）你看，它的身體也在發抖！弟弟，我的心真是一寸一寸地碎了！（哭）

少年 哥哥，你要保重自己，不可避免的災難，是祇好忍受的！

獵丙（諷刺的笑）……

（獵乙把樹鋸倒，花紛紛地落進溪水中）

獵甲（向前近男子）你究竟說不說？

男子 我不知道，教我怎麼說呢？

少年 我早就告訴你了，我哥哥在山里，他不會知道的？那女孩確是從這面跑過去的。

獵甲（兇狠地）爲什麼找遍了都沒有呢？

少年 這我可不知道。

獵甲 我不同你們說這些。我現在給你們最後警告，你們若果再不說，我就把你們這桃林整個燒掉！（聲調愈說愈強）

（男子受到很大的震動，舞台上的空氣立刻嚴重起來，相當時間的沉默）

男子（淒涼悲慘地）弟弟，怎麼辦呢？

少年（驚異的變色）哥哥，你不要太軟弱了。我不是早就說不知道嗎？就是知道，我也不能說。比起人類的生命來，哥哥，桃花算得什麼呢！

男子 你是完全不知道一個人對於自己事業的愛的。你完全忘却了我在桃花上所耗費的心力！你也不能了解我愛護着這些桃樹，不是爲着我自己，而是爲的我們桃花源！我們怎能爲着一個女子——（俯下頭去）啊，弟弟，你真是太殘酷呀！

（男子愈說愈悲涼，愈說愈激昂）

少年（有些憤激）哥哥，我恨你！

男子 難道我的話不對嗎？

少年 自然是不對。你沒有知道，這個女子的命運，將是我們整個桃花源的命運！

男子 你未免太誇張了。（瘋狂地）我要你說出來，不然，你不是我的兄弟！

少年 我辦不到！哥哥，我輕蔑你！

男子（不被理解的苦痛的表情）……

獵甲 不要再等待他們了，（向乙丙）你們去，把這山里的桃樹，全都砍掉！來不及

，就堆上稻草，放火燒！把這個地方燒成焦土！

（獵甲揮乙丙二人過橋去）

男子

（搶過去阻止）那不能！——

（獵甲揮他回來，嘴里罵着）

男子

（乞求地）你不能這樣做！

獵甲

不能這樣做，你們就立刻說出來！

男子

（向少年，悲慘地）弟弟！——

少年

（狂笑）你怕什麼？焦土，讓它成爲焦土！憑着我們的力量，我們是能夠在焦土上面重新建起一個新的桃源！

（少年向右台里注意，火光隱隱起。男子隨着去看，精神受着大刺激）

男子

（向着火）啊，啊！——

（男子差不多要暈倒，少年急扶住他。咬牙看着火大了起來，隱隱地夾着人

聲）

男子

（瘋狂了）嘻嘻！弟弟！你看，火，多麼好看！簡直和桃花一樣！（注意）桃花神，哈哈，她也在火的當中！佩着劍，穿着紅袍，紅的盔！——

少年（默然無語）……

獵甲（猙獰的得意的笑）……

男子（接下去）她在向我笑！嘻嘻！她向我招手！（向進）啊！桃花神，你要我來嗎？我怕——這把劍！（掩面）多麼的鋒利！啊啊！她又走了，她從這個火頭跳到那個火頭！從這叢火花跳到那叢火花！（驚懼退縮地）啊！怎麼？火燒到這里來了！燒到我身上了！燒着我的臉，我的眉毛！啊！（有些承受不住似的往下躺，語調甚輕）我完了！（往下倒）

少年（一面扶着他）哥哥，哥哥！

（火更大，羣衆的聲音更噪）

（農甲從橋那邊急急的跑過來）

農甲（很急的跑過橋來，但沒有看見獵甲）你們還安安靜靜地在這里！那些不知從那里跑出來的野人，已經把我們的桃林燒掉了！

（兩人以目示意，農甲似感覺遲鈍，到他說完話纔感覺到。男子已掙扎起來，農甲急回首看，獵甲兇狠地正迎上來）

獵甲（用鞭子抽農甲）你說什麼！你說什麼！（趕追着打）

農甲（便嚷便求饒）啊！我沒有說什麼，啊，我沒有說什麼！

（獵甲並不理，依舊追着打。少年先是忍耐着，終於忍不住而憤激。乘其不意，以拳擊之。獵甲倒退數步，然後衝上來與少年鬥，並拔刀出。被少年一脚把刀踢開，搶過刀把他戮死。農甲與男子大驚。火光愈大，人聲愈鼎沸。少年退立，有餘怒。男子此時，神智已恢復清醒）

男子（苦痛地向少年）健生！

（少年回過身來）

男子（堅決地）你還不快走！

少年（哥哥，大家在受難，我能向那里走！

男子（不能在這裡等死！

少年（默然）……

農甲（健生，你不要固執。你現在不能再呆在這裡。這裡的事，讓我們來了！

少年（躊躇）我走，倩芬怎麼辦？他們是不會饒過她的。

男子（到這時纔明白）原來就是倩芬？——要是她家願意，你也領着她去罷！

（火光突然大起來，人聲更高，更近，衆驚視）

農甲（推少年）不能再遲延了，你趕快去！

少年（回頭）哥哥！

男子（苦痛的回過臉去，揚手示意）……

（少年急遽的過橋，沒入林中）

農甲（走回來）真沒有想到，桃花源會有這樣的一天！

（農甲不勝感慨地，望着更大起來的火簍）

男子（突然狂笑不已）……

農甲（跑過去扶着他）康生，你笑什麼？

男子（神經興奮地望着火）我笑——二十年來的心血，現在是付諸一空！我笑——

桃花源這樣理想的地方，竟受到這樣的災難！我笑——人生，到頭來，總不免是一場惡夢！

農甲（搖頭歎息）唉——！

（全面火光熊熊，吶喊聲高至極度，有人在喊：「殺死他們！殺死他們！」又有驅逐聲）

——幕緩緩落

第二幕

地點：桃花源的另一角

時間：第二年的初春

人物：

倩母 倩芬的母親。年四十歲。樸實。忠厚。因倩芬的出走，顯得過分憂鬱。

農甲 較之第一幕消沉，蒼老。

男子 因憂鬱成一極端消沉人物。靜默寡言，憂形於色，若苦惱不勝。

青農 桃花源青年農民。二人。一受傷，係在大火時逐獵戶被砍，斷一足，恃木支柱走路。另一，沉着健康。二人年均二十左右。

牧童 年約十二歲，稍顯疲乏，係營養不足之故。因桃花源自成焦土之後，消沉空氣極濃，遂影響農事也。

老人 來桃花源看桃花的遊客。年約六十，有鬚。健康。毫無衰老態。士大夫階級打扮。乘小驢上場。

奚童 約十五六歲。攜錦囊食盒，牽驢行。活潑可愛。

佈景：

仍是桃花源臨溪靠山的一段。如前幕景物，略有變異。橋已移左面。惟台右須添破爛茅舍。屋前桌椅數事，爲倩芬母住屋。後面山上，平野，全爲燒焦的桃樹。滿目淒涼，空氣悲慘之至。情調色調，皆成死滅象徵。

幕啓時，倩芬母與農甲對坐在茅屋前，默然無言。有啾啾鳥聲。經過相當時間沉默以後，農甲開始打破岑寂的空氣。

農甲 倩芬媽，您這樣下去怎麼好呢？

倩母（長歎）我也不知道怎麼好。自從倩芬這孩子走後，我的魂就像掉了似的，做什麼事情都沒有心腸。一顆心老是掛在她的身上。一年了，誰知道他們流浪到了什麼地方呢？

農甲（安慰地）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您現在祇好看開些了。

倩母 唉！叫我怎麼看開法呢？一個母親對於自己的孩子。從生下地起，一天一天

地撫養，什麼心血沒有化在她的身上？家里又沒有別的人，一向就是相依若命的。可是現在，誰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呢？冷了，有誰照顧她，餓了，又有誰照顧她。孤苦伶仃的一個人，我祇要一想起，我的心就要碎！（感情愈說愈激越）

農甲（痛苦，搖頭，歎息）……

倩母（更激越）以前是多麼好的日子，母女兩個，快活得上天。倩芬這孩子，又聰明，又伶俐，老是逗着我開心。——其實，我祇要看見她，我也就夠快活的了！

農甲 您把心放靜一點罷。

倩母（還是激越，但已顯得有氣無力了）誰知道，在我們快快活活的桃花源，竟來了這樣的一陣怪風。（轉激越瘋狂）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這一些野人！一些野人！（不勝地撫着自己的頭）啊，多麼可怕呀！他們搶去了我的孩子，（突轉激越兼哭聲）搶去了我的孩子！（以頭伏桌）啊啊，啊啊！（哭了起來）

農甲

您別太傷心了，倩芬沒有被他們搶去，她是和健生一道走的！健生是個好孩子，他一定會很好地照應倩芬。他們遲早是會回來的。（從桌上茶壺里倒了一杯茶給他喝）啊，你喝一口茶罷。

倩母

（喝過茶，心境比較平服得多）他們能回來，那是再好沒有了。可是在什麼日子呢？我的年紀老了，我恐怕看不見他們了！（轉自語）倩芬，你回來，恐怕祇能看見我的一堆枯骨了！桃花源，啊！（抽乙）現在是變成一片焦土了！（苦惱不勝的伏到桌上哭泣）

農甲

（也不勝感慨地搖頭）唉——！

（農甲歎息之餘，拿出旱烟袋吸烟。跟着他的「唉！」聲，遠遠地歌聲起來，聲極淒惻）

牧童

（在台內唱）

啊！到了這樣的春天，
到了這樣的春天。

胡蝶兒不再翩跹，

也不見那南來的呢喃燕。

滿眼——

祇有燒焦的桃林，

祇有不盡的哀怨。

祇有不再擺動的柳條兒，

呆呆地站立在溪邊！

（合唱）

啊，快死滅的桃花源！

快死滅的桃花源！

啊！到了這樣的春天，

到了這樣的春天。

流水兒不聲不響，

野花兒也不再芬芳。

山那邊的姑娘呀，

也祇有長吁短歎。

如今——

祇有這老黃牛啊，
在做着我的伙伴。

（合唱）

啊，快死滅的桃花源！

快死滅的桃花源！

倩母

（聽完了歌）唉！連孩子們也都憂鬱起來了。

農甲

在一年之前，誰能想到有這樣的一天呢？那時我們源里，真是太好了，就是一根小草，也勃勃地有生氣。不到一年光景，竟變得這樣！（搖頭歎息）

（男子手里拿着竹竿，從右面上場，樣子很頹唐。並沒有和別人打招呼的意思。農甲看見，馬上站起招呼。露出對這一人物頗有憐惜之意）

農甲

康生，你又出來釣魚嗎？

男子

（頹喪地）不釣魚怎麼辦呢？（連搖着頭）

倩母

康生哥，您坐一會兒罷。

（倩母拉開椅子給男子坐，男子就坐，把釣竿放在旁邊）

男子（向倩母）好幾天沒有看見您老人家了。

倩母（倒茶給他）王大媽來了好多次，一定要我去她家散幾天心，到昨天晚上纔放了我回來。康生哥，這幾天有什麼信息嗎？

男子 你說的是健生和倩芬嗎？一點也沒有。（搖頭）……
（大家都感到黯然，枝頭鳥兒悲涼的叫）

男子（半自語地）現在，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鳥兒越叫得厲害，我的心就越煩。要是以前，我該多麼高興：看這些雀兒們從這個枝頭跳到那個枝頭，吱——吱，喳——喳，我的生命都差不多要飛躍起來。春天，還是過去的春天，可是現在，是並不屬於我們了。

倩母 您預不預備再派人出去找？

男子 我看也不必了。世界真是大得很。生命是活在每一個角落里，我們能到那兒去找呢？倩芬決不會忘記您老人家，我想他們是一定會回來的。（向農甲）老爹，你坐一下罷。（他取起釣魚的工具，向農甲和倩母）再見。

農甲（招呼他）再見。

（倩母和農甲望着他向溪邊走。兩青年農民，一面談着，一面從溪邊上來，

和男子交叉過

青農 (二人向男子) 大叔！

(男子招呼一下，逕向溪邊垂釣去)

(兩青農走向農甲處)

青甲 陳老爹，今天沒有事嗎？

農甲 沒有事，你們從那兒來？

青乙 我們在那邊談天。(以手指溪邊)

農甲 (向青乙) 你的腿這幾天怎樣了？

青乙 好得多了，已經不像以前那麼痛。

倩母 (走了過來) 你這個孩子真可憐，一個好好的人，現在竟變得殘廢了。

青乙 (很虔敬的) 媽媽！

倩母 (應聲以後) 孩子，不累嗎？(一面搬凳子給他) 歇一會兒罷。

(青甲扶青乙坐)

倩母 (向青甲) 你這孩子也很有良心，總是照顧着他。你們小弟兄們真義氣。

青甲 媽媽！這是我們分內的事。他這條腿弄得這樣殘廢，是爲着我們大家。

農甲（搶前一步向青乙）孩子，我到現在都還不懂得，你——一個小孩子，怎麼居然敢和帶着兵器的敵人對打？

青乙（有點興奮）因為那時我實在氣極了。我眼見着滿山的桃花，一叢一叢的變成一堆一堆的火，我看我們全桃花源都在受着那些野人的欺負，我實在是忍受不住！

農甲 你沒有想到他們手里有兵器嗎？

青乙 我怎麼沒有想到？當時我的血，一陣一陣的向上衝，我那里還管得到這些。就是死放在我的面前，那時我也不會怕！

倩母 真是好孩子！要不是你這樣把他們弄死，恐怕到現在，我們桃花源里也不會安生呢！

青乙 當時我也沒有想到，就會把他們弄死！

農甲 我那時以為我們桃花源要被殺得雞犬不留呢！我看見健生把那個頭腦殺死，我簡直嚇得慌。我總算還能鎮靜，和康生哥把健生和倩芬逼了走，要不然的話，至少健生是沒有命的。那裏曉得，就在這時候，你們已經號召起全村的人，在和他們廝打呢！

青甲 那時我們誰肯不打？

青乙 要不是大家全來打，我怎麼能用一條腿（指斷腿）換兩條狗命！

倩母 你看，你這孩子，到現在還要恨——！

青乙 媽媽！叫我怎能不恨呢？這一條腿，永遠沒有了呀！

（大家不約而同的笑）

青乙 那時，不是他們死，就是我們亡！我恨極了，一腿踢過去，居然把一個野人

手裏的刀踢掉。我立刻搶前一步，把刀拾起，順手砍將過去。那傢伙也真不中用，就這麼一下，居然完結了。我正預備回頭鬥第二個，沒有想到，他已經跟着來了。幸虧我眼快，回身一看，來不及避，就急忙跳起，可是已經不成，腿竟給他切斷了一隻！他好狠心，見一刀不中，就想再加一刀。我那時也不知道是那兒來的力量，向他身上一壓，竟把他壓倒，直到他們（指青年甲）搶過刀，把他殺了，我纔感到痛……！

倩母 孩子，你真太好了。

青乙 媽媽！這也是靠大家的力。要不然，我這條命是早已沒有了。不是他們（指青年甲），我怎樣會有那麼大的力。（回憶地）狂熱的怒火，震動山嶽的吼聲，感動

青甲

着我，鼓勵着我，增加我無限的力。我靠着這股力，纔得到了最後的勝利！媽媽！你還不知道，我們那時的怒火，真是有萬丈高！看着那麼美麗的桃林，在強盜暴行的下面，變成一堆一堆的火，我們真是說不盡的痛恨！我們怎能不和他們拚！我們沒有殺人的武器，我們也從來不知道殺人，可是，當人家一定要這樣對付我們，我們也祇有犧牲性命去抵抗！我們有的是人，我們有的是力量，我們有的是統一的抗拒暴力的意志！我們到底打退了他們，殺死了他們！

農甲

（悽慘地）不過，我們的桃花源，也就此完了？——（指四週）一片荒涼，一片焦土！

（遠遠地牧歌聲又起）

牧童

（續唱牧歌的第三節，調子更快）

啊！快死滅的桃花源！

快死滅的桃花源！

這兒祇有荒涼一片！

這兒祇有焦土一片！

春光是不再照臨我們，
憂鬱將埋葬我們一生！
山那邊美麗的姑娘啊，
也祇能在我墓畔哀吟！

（合唱）

啊，快死滅的桃花源！

快死滅的桃花源！

（歌聲完後，經過相當時間的沉默）

青乙

（槍痛奔進地）桃花源真的要死滅嗎？

農甲

孩子，桃花源怎能不死滅呢？一年以來，那兒不是顯出了死滅的徵兆。源里的人，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地勤勤懇懇，也不像以前那樣快樂歡欣。大家把一切都看穿了。以前是整天的工作，現在，請問替代那工作的是些什麼？——喝酒，睡覺，懶惰！就是最好的人，也祇有唉聲歎氣。這（指溪邊男子），就是我們當中最標準的一個——他整天的在釣魚！

青乙

（哀感地）難道就沒有救治的希望嗎？

農甲

希望？我們桃花源，那裏還有什麼希望？你總聽見剛纔唱的歌吧，連孩子們都已這樣的哀傷，我們能有什麼希望？（聲調轉低，眼直視，哀感地，半自語地）勤勤懇懇，造成希望，（轉爲激越）到頭來還是被人毀滅！好像路上的——堆灰塵，大風一來，就會吹得無踪無影？（轉低）孩子，希望又有什麼用？（激切地）老爹，照您這樣說：我們不是祇有等着死嗎？

青乙

倩母

（插上）人總是要死的，就是活一百歲，也是要變成一堆枯骨，有什麼用呢？不說別的，你看倩芬姐罷。我一生的心血，全化在她身上，現在怎樣呢？——一個空！你已經是這樣的殘廢，也應該多快活點纔好。

牧童

（在橋那邊）媽媽！媽媽！

倩母

（回頭）誰呀！

（大家回頭看，牧童跑過橋來）

倩母

（張開兩手，迎到懷裏）啊，二毛，你有什麼事？

牧童

（指橋那邊）那邊——

青甲

那邊怎麼樣？

牧童

我剛從那邊來。

青乙（情緒較鬆弛）嘻！從那邊來有什麼希奇呢？

牧童 不是——

青乙 不是怎樣？

牧童（作勢）有一個老公公，他，他來了！

農甲（思索地）老公公？那是誰呀！

青甲（看橋那邊）奇怪！

牧童 我不認識他，我又記得見過他。

農甲 來過我們源裏嗎？

牧童 是的，還帶着一個孩子。

倩母（懷疑地）這是什麼人？

牧童 孩子的肩上，還挑着東西呢。

農甲（驚疑地）噢——？

（大家面面相覷。老者和奚童，從橋那邊走了過來）

老人（老人騎驢，孩子拉韁在橋那邊，指桃林一帶）福生！你還記得嗎？上次來的時候，這一帶的桃林，是那樣的可愛！

奚童 怎麼會不記得，大爺還坐在桃林下寫過一首詩呢！

老人（高興地）是了，是了。（摸鬚子）這首詩，就是我去年刻在集子里的「桃源行」。（神往）

奚童（莫名其妙地）怎麼變得這樣了？

老人（也莫名其妙地）真有些奇怪！（看，指給奚童看）還不止這塊地方！一眼望去，那兒不是焦土！

（老人和奚童向四週看）

青甲（向青乙）我們走罷，外來的人，真叫人恨！

（兩人預備動腳）

倩母 孩子，你們打算到那兒去？

青甲 前山後山，什麼地方都好跑。祇要是太陽的地方，我們都愛。

倩母 我還有好多話要和你們說。到屋後空場子上晒晒太陽罷。

青乙 也好。（拄着棍動腳）

倩母（向農甲）老爹，你不去？

農甲 我不去。

倩母（以手搭孩子的肩）二毛，我們一道走。

（倩母，二青年，牧童，相繼下場）

（老人下驢，奚童把它拴在樹上，二人走過橋來）

老人（感歎地）真是荒涼得很！

農甲（迎上去，一揖到底）老人家，久違了！

老人（注視一下，急還揖）啊！陳老爹，你可好？

農甲 托您的福，就這麼在過着。（看坐）請坐。

老人 謝謝。（坐）

農甲（也坐下）你老去年怎麼沒有來？

老人 何嘗沒有來？你們這里口子，實在難找得很。就是來一百遍，我看也不會記得清楚。去年，我在口子外面，差不多找了一整天，總沒有辦法。全是糾滿葛藤的山岩，沒有一點兒罅隙。（看奚童）福生！你把驢兒放去吃草吧。

牧童——！（牧童放牛去吃草）

農甲 今年怎麼找到了。

老人（笑）我也說不出，祇能說是偶然罷。（間歇）啊，老爹，我有一件事很想請

教。

農甲 有什麼事，請說好了。

老人 (皺眉)這一帶地方，怎麼全變做了焦土？

農甲 (感傷)說來也真話長。就在去年，不知從那裏來了幾個野人，想把我們這裏的一個女孩子搶走。我們不肯答應，他們就把我們的桃林全燒了，還不知搶去了我們多少珍寶！

老人 在桃花源里，也會遭受到這樣的不幸！(間歇)啊！我忘了，這裏還有一位種桃樹的中年人，他現在怎樣呢？

農甲 (指溪邊男子)這不是他嗎！

老人 (看過他陰暗的背影)他怎麼變得這樣？好像一點生氣也沒有。(走了過去)

農甲 (向溪邊)康生！

(康生懶懶地回過頭，看見老人，似無感覺)

老人 (已走到溪邊)您一個人在釣魚？

男子 (相當木然地)是的。(走上坡)

老人 您好像很憂慮？

(兩人向台前走)

男子 是的，我很憂慮。我現在和以前不同了。我覺得，一個人活在世界上，真是乏味得很！

老人 (看他一回) 那也不見得罷。

男子 怎麼不見得？(自語)我努力了二三十年，造成那樣一片美麗的桃林，現在怎麼樣？——一片焦土！什麼都完了！

老人 (一面坐下) 我以爲您的憂慮，完全是多餘的。

男子 爲什麼？

老人 因爲您的桃林，雖是被他們砍掉，人却還是活着。

男子 人當然是活着，但活着又有什麼用？

老人 您忘却了兩句古話了嗎？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人既然在，什麼事都可以再幹起來。

男子 (懶然地) 我可沒有這樣的勇氣了。

老人 這不是勇氣，是人的義務。

男子 義務，我不想再盡這種義務。

農甲（插入）這也難怪他。打擊受得實在太大了。以前，是多麼美麗，現在，却變得這樣淒涼。人總是人，在這樣情形之下，誰能不灰心？

老人 正因為人總是人，我們非再接再厲的幹下去不可！

男子 我沒有法子這樣想。

老人（經過躊躇）我請問您，您現在整天幹什麼？

農甲（插入）整天地釣魚。

老人 釣着沒有？

男子 沒有。

老人 釣魚有什麼用？

男子 不過是消磨時光。

老人 目的祇在於消磨時光嗎？

男子 當然。

老人 您為什麼不用種桃樹來消磨呢？

男子 這——我不能夠。

老人 什麼理由？

男子 因為要我種桃樹，在我這樣的心情之下，是很像自己有意地擋着自己痛肉。
我受不了！

老人 (一面走動)自己擋着自己的痛肉，當然是很苦的事。(回頭)不過您得知道，
如果不下着決心，忍着痛楚，咬緊牙，挖掉這痛肉，新的肉是不會生出來的！

男子 (感覺上突然被觸動，但立即平靜)……

農甲 (問老人)您老人家這話，倒也很有道理。

老人 (問男子)我還可以說，如果您真的有遠大志趣，有爲桃花源造幸福的決心，
是不應該因為受了一點打擊，就灰心喪氣的！(轉堅毅)您應該更勇敢的站起來，
面向着您的仇敵！(激昂)您的仇敵要毀滅您，您應該迎過去，打退地！
他們既殘暴的把桃花源燒成焦土，您就應該立一個更大的志願：在焦土上重建起新的桃花源！(堅定沉着)不要自暴自棄，走向毀滅！

男子 您老人家的話，是很對的。不過，我還是有憂慮——

(男子的感情漸漸波起)

老人 (插接)還有什麼可憂慮的？

男子 我憂慮，在新的桃源造成的時候，又會來上一次狂風暴雨——！

老人（思慮）這也許可能。不過，我們不能因為有狂風暴雨，就不生存。有如風狂雨虐，百花却依舊要開放一樣。也祇有不怕風，不怕雨的人，纔能有成功的希望！

農甲 照您老人家的意思，好像是說，將來桃樹長成，如果再有人砍，或者放火來燒，也祇有聽之嗎？

老人 當然不能聽之。但是不可避免的要犧牲時，也祇有犧牲！

農甲（如有相當悟解的）唔——！

男子（經過思考）您的意思，是再繼續的種！

老人（興奮）對的！我的意思，正是要繼續的種！不能灰心，爲着我們自己，爲着我們子孫，我們必須這樣幹！這也就是要顯點力量給我們的敵人看看：叫他們曉得，沒有人有力量來毀滅我們！表示我們還有很大的力量，能以在焦土上面再造起新的桃花源！

男子（神經地，握緊了拳頭）新的桃花源——！

老人（誘惑地）對的，新的桃花源。那時候，您將再看見，這一帶地方（以手指），

又全是紅的桃花，白的杏花，祇要春天一到來，就會香聞十里。孩子們，他們將又會唱着快樂的歌——

（遠遠地歌聲起，大家注視着聽）

牧童（在幕內唱）

焦土上——

我們重建桃花源。

過了冬——

又見美麗豔陽天。

芳草綠——

桃花十里紛鬥豔。

山那邊——

天仙一般美嬋娟。

美嬋娟——

別再傷心別再哭。

來這裡——

我們一同抱花眠。

焦土上——

重新建起桃花源。

老人

（沉醉地）您聽，這是多麼美麗的歌聲，多麼夠使您沉醉。這就是生，這就是生命！這也就是生命在跳動！由於這生命的跳動，世界纔有了光明，纔有了前途，纔征服了滅亡！這是一座新的天地！

男子

（神經地，慢慢地）新的天地——！

老人

難道您不相信有新的天地嗎？

男人

（沉靜地）我相信，可是，我有些怕——！

（許多孩子在幕內一陣快樂的噪叫。原來他們發現砍掉及燒焦的桃樹上生了新的芽。大家奇怪的注視着聽。青農甲乙和牧童及倩母，從屋內衝了出來，驚問着「什麼事！」「什麼事！」老人等還未及答，叫聲再度起，牧童搶先跑過橋去。叫聲中，廬生的聲音特別響）

老人

（候聲音稍靜）廬生！廬生！

奚童

（跑出林外，但不過橋）大爺，有什麼事嗎？

老人 你們在叫些什麼？

奚童 （走前幾步，還不過橋）大爺，桃樹長出新芽來了！

老人 （不大相信似的）怎嗎！

奚童 （過橋來）在砍掉的桃樹根上，在燒掉的桃樹根上，都生出新芽來了！

青甲 （向奚童）真的嗎？

奚童 怎麼不真！您可以去看。

青乙 （快樂地）噢——！

（兩青年跑過橋去，在地上尋找，奚童也跟了去）

倩母 （快樂地抬頭向天）真沒有想到——！

牧童 （從裏面一路跑過橋）新的芽！新的芽！

男子 （自語似地）新的芽，新的芽！（突然地抓住牧童）在那裏，在那裏！（顯出快樂的笑容）

（樂的笑容）

青乙 （在橋那邊）康生哥！這裏也有！

青甲 （在另一所在）這裏也有！

（倩母也高興的不得了，跑過橋）

奚童（在又一角落，用手扳着焦枝）大爺！您快來看，這兒的焦枝下面，也生了新的芽呢！

（老人也跑了過去，在地上亂尋。幕後又是一陣熱烈的叫喊聲）

倩母（扶着一株樹，快樂地）啊啊，我真沒有想到——！

男子（陶醉了地）新的芽！新的芽！（轉高轉慢）焦土上面，居然又開起新的花！（抑低）啊，我該不是在做夢罷！

老人（在橋那面）這兒沒有夢！

男子（幻想的笑）沒有夢！那是真實，真實！啊，桃樹，你是新生了！桃花源！你也新生了！（激昂地）快要死滅的桃花源裏的人，你們也全都新生了！（高揚着手，做着神往的姿態）

（後面每一個人，也都顯着神往的姿態，如在美的幻夢中，幕內一陣「呵呵」地叫聲。接着，遠遠地歌聲再起，唱第一幕「桃花一派紅似火」的歌）

幕緩緩下

第三幕

地點：桃林

時間：數年以後的春天

人物：

老人 鬚髮已盡白。

男子 較之第二幕顯得年輕。

農甲 已蓄短髭。

奚童 着成人衣，隨行。

花神 卽桃花仙子。着紅衣，極美。歌舞嫺熟。

舞女 四人，年約十二三歲。均善歌舞。

青甲 已成健壯之農民

青乙 亦較第二幕健康

牧童 已是少年。

少年 活潑英爽，戎裝。

少女 女健兒裝束。

倩母 蒼老，精神極愉快。

佈景：

桃花源的一角。桃林之中，三面全是桃樹，極為茂盛，間有杏花點綴其間。林中光綫極為明朗。處處表現着一種新生的氣象。

幕啓時，全台光綫暗黑，歌聲起。光線緩慢展開，由暗而白而紅而再大白。至大白時，歌聲遂斷。歌詞係由青農在幕內唱：

甦生了，美妙的桃源，

回來了，逝去的春天。

鳥兒和往日一樣翩跹，

花兒啊，又是盈陌累阡。

弟兄們，我們都是青年，
同把桃源來重新創建。
用血，用汗，用胸肋，
灌溉着這偉大的田園。

（歌聲斷處，老人，男子，及農甲，奚童，相繼登場）

男子 您老人家今天來得正好。

老人 沒有想到，居然開出這樣美麗的花來了。

男子 桃花源裏能再見這樣美麗的桃花，完全是您老人家的力量。

老人 說那裏話，完全靠着您的努力。

男子 要不是您老人家鼓勵，我是沒有法子努力起來的。

老人 這也不盡然，經過相當時期，您一樣會好起來。

男子 沒有這樣的自信。我還可以告訴您老人家，這一回努力的，並不是像以前一樣，只我一個人。這一回，是整個桃源裏的人，都參加了種植。不然，那裏會長得這樣快，又這樣好？

老人（看四週）這一段的風景，格外的教人愛慕。

農甲（向老人）我們就在這裏喝一杯酒罷。

老人 好極了。我請——

農甲（插入）你請，那麼成，東道主應該是我們。

老人 不要客氣了。（向奚童）福生！（看一看地位，指着右台角）把食盒放在這裏。

奚童 打開嗎？

老人 自然要打開。

奚童（打開食盒，放置杯筷）……

老人（繼續說話）我今天的心裏，真是有了從不曾有過的歡喜。看着這些桃樹，就像看見自己的子孫一樣。

農甲 那是一定的。因為您老人家，太關切我們桃花源了。您曾經看過它的繁榮，也看過它變成焦土，由於您的力量，現在又從焦土上復興，而且開得比以前更好，您怎能不歡喜呢？

男子（拿起壺，斟了一杯酒，遞給老人）也就爲着這原故，我該先祝賀您老人家一杯酒。

老人（不肯接杯）應該是我先敬你們！

農甲（從男子手裏奪過酒，再遞過去）何必這樣的客氣？就以年齡說，您老人家也應該居長哩。

老人（微笑）真是太客氣了。（接過酒，一飲而盡，看杯）現在該我轉敬了。我們坐下來談罷。

（三人席地就坐）

奚董（向老人）大爺，要文房四寶不要？

老人（高興的揮手）等詩興來了再說。

男子 您老人家今天又打算寫詩嗎？

老人 我有點想。這重新建起的桃花源，是較之以前更叫我感動。我想寫一首「桃花源復興歌」，來祝賀祝賀你們。也好教世界上的人，曉得桃花源並沒有被那些強盜毀掉，它是更好的重新建造了起來。

農甲 真是感激不盡！

老人（舉杯）請。

（男子和農甲也叫一聲「請」，大家舉杯一飲而盡）

（就在他們對飲的時候，遠遠地有了一陣笑聲，接着就有樂聲起來）

老人（靜聽了一回）怎嗎，這裏居然又有了樂聲！

農甲（高興地）啊，我們倒忘却告訴您老人家了。源里現在不但有樂，也還有舞呢！

老人（驚奇地）舞也有了，這真叫人高興。

男子（要不是您老人家，我們那裏會有這樣的一天？）（舉杯）再喝一杯，祝您老人家長壽吧。

老人（應杯）謝謝。

（農甲也和一杯，遠遠地笑聲大起）

老人（滿足的）真高興！我們走過去看看罷。

男子（用不着，他們是會舞到這裏來的。）

老人（奇怪）舞到這裏來——？

農甲（您老人家有點奇怪吧。）（向左面看）這班孩子，太高興了。桃林里的任何地方，他們都要舞到。

老人（得意地笑）真太有意思了。

（樂聲大起，大家注意地看。紅色燈光，打到桃林里，情調美妙至極。舞女一隊四人，載歌載舞的舞了出來）

舞女（合唱）

春光照遍了桃花源，

抬望眼春色無邊。

桃林里別有一洞天，

大地上春意綿綿。

（舞罷，在各自適當的地位散開，樂止）

舞一（白）諸位姐姐，請看這桃林的風光，該是多麼美麗呀！

舞二（白）真是幽美得很。記得幾年之前，却不是這般景象。

舞三（白）那時候，這兒是一片焦土，那裏還有什麼嬌豔的桃花？

舞四（白）現在可不然了，您看——

（再舞動歌唱起來）

舞女（合唱）

這漫山遍野都是桃花林，

粉蝶兒來往飛動多輕盈。

銀杏弄影閒對着長流水，

逝去了的春光又再回！

（舞止，又繼續對白）

舞四（白）姐姐，我現在已經明白了。

舞二（白）你明白什麼？

舞一（白）明白了桃花仙子今天出遊的意思。

舞三（白）我想桃花仙子的出遊，無非是要看看：

舞女（合唱）

這桃林怎樣恢復了舊日風光，

這人間的仙境是怎麼在生長，

桃源的人兒怎樣熬過了苦難：

（回頭向左幕內看，齊後退，唱）

看，桃花仙子，她已來自彼方——！

（便舞便退，齊伏地。桃花仙子便唱便舞出場）

花神
(便舞便唱)

我本在天上住家，
司管的是人間桃花。
駕着飄渺的輕雲，
今朝把塵寰下。

真是說不盡歡喜，
又有了新天新地。
花滿千山香滿野，
該是多麼地神奇！

山勢是這般巍峨，
桃花源里人們呀，
我來向你們致賀。
焦土上重新開起花朵。

叫我怎能不載舞載歌？

（接着再舞一場）

花神（白）諸位姐妹請起。

舞女（合白）有謝仙子！（起立）

花神（白）諸位姐妹，大家請看，桃花源景象，現在是比往日更加美麗了。

舞女（合白）完全仰仗仙子神威！

花神（白）我有什麼神威？這完全是他們自己努力。憑着刻苦精神，今日纔有這樣新的世界。

舞女（合白）這樣，我們合該向他們祝賀了。

花神（緩慢的白）理合祝賀！

（花神領舞女四人舞起，合唱）

舞女（合唱）理合致賀，

賀他們什麼？

花神（唱）賀他們——

又復得着了平和！

(全體合唱)

這平和——

不像以前一個樣，

經過了苦，

經過了難，

從戰鬥爭來了榮光！

舞女

(白)還有別的麼？

花神

(白)還有——

(唱)祝他們團結得更堅緊，

所有的人們變做一條心！

(全體合唱)

這條心——

永結難分解，

為幸福，

為自由，

努力不倦怠！

舞女

(白)不倦怠又怎麼樣呢？

花神

(白)過去的教訓不是很明白麼？

(唱)不倦怠——

方能戰到底！

一屈辱——

依舊無生機！

舞女

(白)原來如此。

(全體合唱)

戰到底——

堅定桃花源的路！

戰到底——

纔能有更好坦途！

我們是——

一面祝賀一面望：

須知道——

不抵抗便是滅亡！

（舞畢，舞女之一向桃花仙子陳詞）

舞女（白）啓稟仙子，桃源遊覽已畢，仙駕是否即返瓊宮？

花神（白）諸姐妹可就先開道——！！

（舞一周，唱「我本在天上住家」節，一路唱進去。燈光復明。諸人從地上起）

老人（便起身便說）真是太好了。

（當他們站起時，青農甲乙登場，此時青甲接着說話）

青乙（微笑地，並走向老人）您老人家也覺得太好——！！

男子（有點奇怪地）你們也在這裏？

青甲（輕快地）來得很久了。

青乙（您老人家究竟以爲怎樣？

老人（我不是說過，太好嗎！

青乙（疑問地）難道人世間就沒有這樣的歌舞？

老人（有當然是有，不過情調，總沒有這裏的叫人歡喜！

男子（插入）我却並不這樣感到！

老人 那麼，您以為怎樣呢？

男子（半自白地）每當我看完這樣的舞，我總還是覺得憂慮！

老人（奇怪地）住在這樣快樂的地方，能有什麼憂慮可言？

男子（不願地）我說出來，也許大家掃興！

青甲 我想是不會的，您說罷。

男子（恐懼地）我總怕過去的災難，還會有降在我們頭上的一天。我們辛辛苦苦地造成新的桃源，又將變成焦土！

老人（有點震驚，立刻定了下來）我不相信。

男子 不容你不相信。

老人 那是什麼理由？

男子（追加地）剛纔他們唱的歌辭，要我們戰到底，說不抵抗就會滅亡，就是很好的證據。

老人（慰安地）我覺得這樣的想念，是沒有必要的。

（許多孩子在幕內打呵呵，大家奇怪，注視，青甲跑下場）

男子（冷然地）照您老人家的想法，也許是對的，可是事實，往往並不像我們的理想。（轉激昂）譬如前一回，有誰能預先知道，桃花源會遭受到那樣的厄運呢！

（又是孩子一陣「呵呵呵」地噪叫。大家再驚視）

男子（驚心地）究竟是怎麼回事？

農甲（注視少頃，對右台里指）你們看，這是些什麼人！

（大家跟着他手指處看）

農甲（自語）奇怪！

青乙（摸摸頭，也驚奇地）怎麼一路走，一路說！

農甲（疑惑地）好像不是我們源里的人。

青乙（凝神地）不是。（間歇）旁邊還跟着個女的！

男子（恐怖地）該不是那一些野人吧？

老人（連自己也不能自信地）我想不至於罷。

青乙（突然地擋住大家）你們別響——！

（大家屏息似地向後退。青甲和少年少女登場。先有腳步的聲音，增加了在

場人物的恐怖。後來一同出來，立住，看原在場的一些人。青甲微微地笑）

少年（看男子稍頃，向前張開手）哥哥！

男子（驚奇似地）你——

少年 我是健生！（衝過去）

男子 啊！（迎上來）

（兩人歡喜地抱起頭來）

老人（向農甲）我早就說，他們會有回來的一天！

農甲（快樂地）真是叫人高興！（搓着手）

（男子與少年抱過頭，又開始對話）

男子（向少年）弟弟，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

少年 我們也什麼時候在念着你呢！

男子（更高興地）倩芬，你的母親每一天都在想念你！

少女（快樂地）媽媽在那里？

農甲（插上）還是老地方。

少女 啊！陳老爹，你這幾年可好？

農甲（笑）很好。您也長得很大了。

少年（笑接）老爹，您看我。（挺出胸脯）

農甲（笑看着他）你——？

少女（向少年）我去看看媽媽。

青乙（向少女）不要一去就不來。

少女 我立刻就來。

青甲（自告奮勇）我陪你去。

少女（笑）好。

（少女與青甲自右方下場）

少年（向男子）哥哥，這一位老人家，（指老人）我好像不認識。

老人（笑）也是認識的，只是年代久了一點。

男子（向少年）這就是以前常來我們源里看桃花的那位老先生。

少年（想起了）啊，啊！我想起了！老先生不是還有一個書僮嗎？

老人 對的，他曾經是你很要好的朋友。

少年（急急地）他現在怎樣了！

老人——？你看（指左內）——！

少年（高興地）啊！他也來了！（向左面迎去）

（福生從台內出來）

少年（快意地）福生哥！

奚童（莫名其妙地向後退）……

老人（向前）福生！你怎麼忘了，這不是你常常提起的健生哥嗎？

奚童（驚奇地）健生哥！（迎上來）你怎麼變得這樣？

（就在這時，少女，倩母，牧童與青甲自台右登場）

少女
健生！

少女（回頭，看見倩母，趕快跑過去）媽媽——！

倩母（摩撫着他）好孩子，你現在到底回來了。

男子（走向前）健生！你們怎麼一去就是這麼多年？

（少年看少女，兩人相視而笑）

男子（回憶地）你們可知道，桃花源，在你們走後，經過了怎樣的苦難？

少女（剛纔走進源的時候，他們就告訴過了）。

男子（感慨地）真是一個大大地浩劫！

少年 這浩劫也可說是一種幸運，不然，我們怎麼會有這樣更繁榮的桃花？

男子 這是應該感謝他老人家的！（指老人）

老人（謙虛地）那裏話！

少年 我也聽說，要不是您老人家鼓勵，到現在，源里恐怕還是一片焦土！這真是應該感謝！（深深一揖）

老人（還揖）……

男子 他老人家，對我們的桃花源，真是太關心了！

老人（笑）要不是你們肯努力，就是關切，又有什麼用呢！（轉向少年）健生兄，我倒想動問一下，你們在源外，怎樣度過了這樣悠長的歲月？

少年 說起來，這幾年也真艱苦！

少女（插接）爲着桃花源的前途，我們曾經忍受過一切。

農甲（懷疑地）爲着桃花源嗎？

少年 是的。如果不爲的桃花源，我們是早已回來了。

倩母 我不大懂你們的話。

少女 因為我和健生，從上一回的經驗里，覺着若果桃花源不能自己保衛自己，前途總歸是危險得很！

少年（緊接）所以我們逃出源後，就決計去學習一種技能，就是怎樣的來保衛我們桃花源！

男子（驚奇地）噢——！（逼進一步）

（大家也很興奮地移動至較近的地位）

老人 那嗎，我倒要請教！

少年 從那一回經驗裏面，我和倩芬都感覺到，桃花源要想和外面隔絕來往，還過那往日一樣的生活，已是不能夠。既不能夠和外面斷絕來往，就很難免有人來加以欺負，何況桃花源是一個富有的世外之鄉？我們怎樣能避免這樣欺凌呢？

少女（接上）我們爲着這個問題，差不多煩惱了一年！

少年 我們走過很多地方，把我們的遭遇告訴大家。那同情我們的，就替我們計劃。他們一致的意思，就是在這個時代，要保衛桃花源：是沒有別的方法，祇有武裝自己！

男子（恐懼的）預備和人家打仗嗎？

少女（點頭）是的。

男子（不願地）那不太殘忍？

少年 在先，我們也曾這樣想。但經過仔細思量，却又覺着別無方法。大家以打仗來侵略人家，我們要生，也只有以打仗來保衛自己。

少女 這就是說，我們並不預備以武事來侵略人家，而是抵抗人家對我們的侵略。我們只是爲保衛我們自己打仗！

青乙（狂叫起來）好！這正是我的心事！

青甲 我們源裏的青年人，也都是這麼想。

少年。所以後來我們就決計學武。準備把武藝學好回來，再轉教給源裏的弟兄，大家組成保衛自己的軍隊，準備在任何的時候，來抵抗那野心侵略我們的人！（後段轉激昂）

（青年的一代，聽到這裏，都狂叫起來：「好！抵抗那些侵略我們的人！」）
陣噪亂，再平靜下來）

少年（更激昂）我們必需明白，要是沒有力量保衛自己，那是祇有滅亡！（轉慢但

沉着)不是勝利就是死，不能抵抗必定亡！在目前，除掉堅決的這樣幹，我們沒有別的法子保衛自己！

(青年的一代，聽到這裏，又狂叫起來：「好！武裝起來保衛自己！」聲止，男子走向前)

男子
(非常感動地)弟弟！你的話是對的！我現在完全明白了！我的一點憂慮也沒有了！你這幾年在外面，真是用心太苦！(轉激)我絕對擁護你的主張！爲着保衛我自己的心血，我也要武裝起來！

少年
(執男子的手，微笑)哥哥！那真是再好不過了！
(一陣歡喜叫噪)

倩母
(上前，向倩芬)倩芬，健生哥在外面學會了武藝，你呢？

少女
(笑)我嗎？——也學的是武藝！

倩母
(不相信地)怎麼，你也學的是武藝？

農甲
(奇怪的跳起來)武藝——？

少年
(笑)你們大概不會相信罷。倩芬，她也學會了武藝，比我還要好！
少女
(羞澀的向少年)你別開玩笑罷。

倩母（仍然不信地）你——一個女孩子，學武藝有什麼用？

少女（興奮地）媽媽！誰說沒有用？（轉激昂）我也要 and 健生一樣，把我們源里的姊妹們，一齊訓練起來，準備隨時和源里的弟兄們，一同抵抗外來的強敵！

倩母（不解地，半自語地）女人——也能夠打仗！也能夠抵抗強敵！

少女（嚴肅地）是的！媽媽！女人也能打仗，女人也能抵抗強敵！（轉激昂）女人也能和男子一樣，英勇的走上戰場！

農甲 你們男的女的，都能走向戰場，我們這些老朽呢？

少女 老爹！如果能下決心，你們也並不老！打仗是不分前方後方的，你們一班老人家，也能夠幫助在各方面作戰！

農甲（不相信似的）真的嗎？

少年 怎麼不真？

農甲（愉快地）那我真是太高興了！

書僮（愉快地）我們少年呢？

牧童（疑問地）還有我們孩子——！

少年（興奮地）你們一樣可以武裝！一樣可以打仗！一樣可以和我們一同打退敵

人！

（少年和孩子快樂地）啊！好啊！好啊！〔地亂叫〕

老人（搶前）還有一個人，你們不應該忘記！

少年（不解地）誰——？

（大家也莫名其妙，有的也很自然地說出「誰！」字來）

老人（嚴肅地）你們的朋友！

（大家更莫名其妙，少頃，老人抬頭看天，待答）

少女（走向老人）您說的是您老人家自己嗎？

老人（高興地）是的，是我。我雖說已經有這樣大的年紀，（摸着鬍子）雖說不是你們桃花源里的人，但世上人和人的愛，是分不開的！祇要不是那些自私自利，野蠻的禽獸！我相信每一個人都願意幫別一個人的忙，都願為保護世界和平打仗！我是一個人，我也並沒有老！我這條老命，為着桃花源的幸福，也不妨獻把你們！（激昂地）我也願為桃花源的幸福而戰！

少年（狂叫）那是再好沒有的事！

少女（狂叫）我們大家要聯合起來！

少年

(選一個較高的地位，和少女在一道站着)好！我們大家聯合起來！

(一陣「聯合起來」的噪叫，接着合唱歌聲起！)

保衛我們的桃花源，

這兒有我們祖先血汗，

是千萬年文化累積，

創造了這光榮之邦！(光榮之邦！)

經歷了無數磨難，

抵禦過不少頑強；

敢問那胡虜(胡虜)，敵寇(敵寇)，

有誰個不給我們打得掉馬回鎗？

(有誰個不給我們打得掉馬回鎗？)

每經過一次磨難，

便有一度的生長(一度的生長)；

請看這重建的桃林，
那一顆那一枝不更顯得發揚？

保衛我們的桃花源，
這桃林傳自我們的祖先；
我們要自由（自由），永遠（永遠），
我們要保衛（保衛）直到永遠的一天！
（直到永遠的一天，保衛我們的桃花源！）

雙十的城
(附載)

時間：民國二十七年雙十節

地點：中國的任何地方

人物：

華民光 十二歲的大孩子

黃麗貞 十歲的女孩子

稽長慶 十歲，歡喜做鬼臉

野孩子 十六歲，橫蠻，不講理的兒童。

佈景：在原野，靠右手有一座土丘。場上略植樹木。一二座石碑傾斜在地

上，可以當作椅子坐。

幕啓時，華民光和稽長慶及其他兒童在說話。華站着，其他的孩子們或站或坐，姿態不一，祇稽長慶睡在地上，好像是在晒太阳。

華（向其他兒童）大家同意不同意，我們今天的遊戲，是造一座城。

稽（大家還沒有回答，他很快的跳了起來，做着姿勢）我贊成！我來做城牆！（面

對着大家，叉手兩腰，做出怪姿勢）

（大家忍不住的笑起，華民光把他推開）

華 小鬼頭，你別搗亂！

（稽對華再做一個怪臉，站立不動）

華（向其他兒童）贊成嗎？

衆（有的舉手）贊成！贊成！

兒（甲）民光哥，我們用什麼造？

稽（鬼臉的插入）你真傻，當然是用磚啦！

華 現在請大家先去找磚，大的小的，整的碎的，好的壞的，全要！

（大家高興的打着呵呵下場，祇稽長慶不動）

華（推他）你呆在這兒幹嗎？

稽（擺動着鼻子，向他做一個怪臉，然後退去）……

（華在場上看地勢，黃麗貞上）

黃（看見華）民光哥，你一個人在這兒嗎？

華（很快的迎上去）哦，麗貞，你今天也沒有到學校里去。

黃（笑）你怎麼？今天雙十節，還要到學校去麼？

華（笑）哦，是的是的，我倒忘了。（間歇）麗貞，我們今天想造一座城來紀念雙十節，你參加麼？

黃（高興）好，我一定參加。

（孩子們蜂擁上，搬着一些磚石，放在地上）

華（看過）這一點怎麼成？

兒（乙）找不到呀！

華（思索）……

稽 民光，我們把你家的院牆拆掉築城，好不好？

（華打他一拳，稽避開，大家笑）

黃（思索後）民光哥，我想還是不要用磚吧？

華 那麼怎麼辦呢？

黃 我父親唱戲的時候，常常用的那個布城，不是很好麼？

華（快活得叫起來）好，好，好！

（孩子們一陣「好，好，好」的聲音，稽趁此時，在場上翻了一個筋斗，大家全笑起來）

黃（向華）我去拿。（退）

華（向大衆）地方我已經檢定了，就在這小土山上（指右手）。磚頭也有用，預備和敵人打仗。

（又是一陣「好，好，好」的聲音，大家把磚石搬到土阜上去）

（黃攜布城上場，和華拉開：儼然是一座城）

（又是「好呵，好呵」的一陣亂叫，稽從城門攢了出來，給黃出其不意的打了一下，他做個鬼臉）

（華黃二人把城牆植定，大家鼓掌）

稽（突然出現在城內，唱空城計）我正在城樓觀山景，耳聽得城下亂紛紛……

（華氏光把他「噓」下來）

華（現在城弄好了，大家可以替它起個名字。）

（好像被考似的，大家怔住）

黃（半嚮）民光哥，今天是雙十節，我們就叫做「雙十城」，好不好？
華（興奮）好的！好的！「雙十城！」這名字好極了。大家以為怎樣？

（大家有的叫「完全同意」，有的叫「十二分贊成」，一片嚷聲）

華 現在我們要把這名字寫出來貼上去！（向大家看了一週）麗貞，還是請你吧。

黃（從身邊拿出交把華）我剛纔已經寫好了。

華（看過）麗貞妹，你真太好了。（跑去用別針別在城上）

黃（再從身邊拿出旗）我們還要插上一面旗！

（找根棍子穿上，插到城上去）

稽（指着野孩子向大家）哦哦，司馬懿來了！

（大家回看，感到不安）

野（走進立住，看一看城，可怕地）你們在這裏幹什麼？

稽（做鬼臉）演一齣「空城計」。

兒（甲）不是，今天雙十節，我們造這座城玩。

野 這城現在歸誰管？

兒（甲）民光哥！

野 你說是誰？

兒 (甲)(指華)民光哥。

野 (無禮地)不行，要讓我來！

(大家驚愕)

華 你是什麼人？

野 (看他一下，不語，向城走去)……

華 (阻住他)你是那里來的？

野 (掀開他)你不用管！

華 (再攔上去)這是咱們是地方。

野 (作勢)你們的地方怎樣？

華 (憤怒地)不用人管！

野 (兇橫)咱就要管！

黃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不講理。

野 (冷笑)就不講理！

華 麗貞，你別和他說。

（華野二人作對仗勢，不語。半晌，野孩子突然打華一拳，華倒退。稽恨極，出其不意，從後面打野孩子，華再回身打，野孩子向城衝）

黃

（搶先站在城門前）大家來保護雙十城！

（接着一陣保護雙十城！保護雙十城！」的亂嚷，一部分孩子跑去守城，作準備勢，一部分加入前線，和野孩子作戰。先處弱勢，後轉強，最後把野孩子打敗。野孩子狼狽下場，大家狂笑）

黃

（鼓掌）哦 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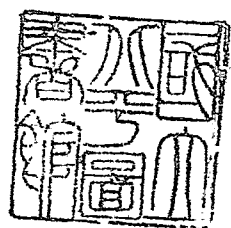
（大家和着亂喊。接着領導全體合唱抗戰歌。她取下國旗，臨空揮動。孩子們也都手舞足蹈的唱着。華民光在麗貞的旁邊，兩人在熱烈的歌聲中，表示着極好的友愛）

——幕緩緩下

跋

無意中買到一冊舊報的合訂本（一九二四），看到了田漢兄譯的武者小路實篤的三幕劇「桃花源」。作者的目的，自然是要反映他的人道觀，並從他的人道的立場反對暴力。這是我不能完全同意的。而所寫事實，也有許多地方，不大切合今日的中國。然我因此而面有會於心，所以把它完全重作過，以供演出之用，並以警惕一部分仍舊在做着夢，以爲在目前的中國依舊有「桃花源」存在的國人。所有歌曲，已由陳田鶴先生製譜，另冊印行。至本劇的寫成，則有賴於「申報」「春秋」的編者張一蘋兄的按日催促。均此致謝。

十一月二十四日夜記



三 大 叢 書

新時代青年叢書

獻給年青的一羣

貝爾著 每冊八角

——給大時代青年的五十五封信——

怎樣處世是我們所需要？ 貝爾著 每冊一元

——一名處世的理論與方法——

劇藝叢書

北地王——四幕劇——

周貽白著 每冊六角

巾幗英雄——五幕劇——

易喬著 每冊八角

學校劇叢刊

魏如晦主編

桃花源——三幕劇——

魏如晦著 每冊五角

五姊妹——三幕劇——

魏如晦著 每冊三角

其他書名不及備載待續出版

潮鋒出版發行

亞星書店刊印

一九三九年出版界的第一名著：

戰時
四版

爲了人類

高爾基 原著
瞿秋白 呂伯勤 合譯

是革命家的刀筆！
是全人類的智囊！

蘇聯偉大作家高爾基，以賅博的學問和慧
籠的睿智，在本書中深入地講明了個人與
社會，農民和工人，革命家和叛徒，知識份子
和青年學生，婦女與孩子的問題，灌輸文化，
科學，哲學，文學，道德，戀愛等各方面的知識；對友人們處處表示着說服和寬容的
態度，對敵人則不惜用大刀闊斧般的諷擊，讀來十分痛快，總之，本書是爲了人類提
出了血淋淋的經驗和教訓，替我們開闢了蒸蒸日上生活之路。瞿氏乃文壇泰斗，譯
界名手，無須介紹，呂氏所譯，亦極流利明暢，益見本書之充實名貴。

全書十六萬言 每冊實價九角

瀚鋒出版社發行



戰時
初版

卑賤者底靈魂

吳奚如著

每冊八角

集中包含五個短篇小說，都是最足代表堅實沉毅的作風的有力作品。裏面的人物是犯罪者，學徒，軍人，革民的農民，而背景是監牢，小城市，動盪中的農村。驚心動魄的場面和沉痛陰慘的描寫使人永遠記得。

列寧畫傳

美國 H. A. Potan Lin Ruth Shaw 著
黃莎譯

八角

蘇聯文藝 百科全書 現實主義

蘇聯·米爾夫著
段洛夫譯

五角

人的新世界與新世界的人

美國斯屈朋女士著
李銘·魏寧·蕭琳合譯

九角

通俗資本論讀本

川上文貫一著
林上文譯

一元一角

尼采哲學與法西斯主義之批判

勃倫蒂爾著
段洛夫譯

九角

大眾政治概論

佩爾仲良著
謝佩仲良譯

六角五分

潮鋒出版社發行

轟動全世界的蘇聯文學最高峯的一部世界名著：

戰前
二版訂正

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N. 奧斯托洛夫斯基著 段洛夫·陳非璜合譯

本書的內容，是這天才的作者，——這盲目而殘廢者奧斯托洛夫斯基已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逝世了——用潑刺而堅毅的筆調（事實是口授的），描寫他自己所經歷的艱苦而激揚的生活過程。生活是一條線，在無形中，將人與人；人與社會聯繫得非常密切，所以，在本書中所出現的，不僅是作者的化身可卻金，在青年的生活，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內亂時期馳騁在戰場的生活，新經濟政策開始後在工場內的生活，還有在這內亂時期，帝國主義者，資本家，地主，富農的醜陋，陰險，奸詐，狡詰的姿態，也真實地被暴露了。

由於本書的產生，蘇聯文學達到了最高峯了，電影劇本作家索斯已將本書改編為電影脚本，由奧迪沙的康字木爾斯電影場攝製。作者本人，得到了列甯獎，這些顯著的事實，都證明着本書的價值。

全書四百頁，銅圖九幅，裝訂一厚冊。

每冊實價一元五角

潮鋒出版社發行



已出版其他劇書：

希特勒的『傑作』

李力昂

沒有男子的戲劇

戀愛問題

蔡金花

好劇本

女性的解放

獨幕劇創作叢刊：

風波亭

小夜曲

自由的靈魂

烏爾夫著

吳天譯

三角半

摩那著

芳信譯

六角

葉尼著

九角

易喬著

五角

鮑雨著

四角

易喬編選

八角

易喬著

六角

獨幕劇創作叢刊社主編

每冊六角

獨幕劇創作叢刊社主編

每冊七角

獨幕劇創作叢刊社主編

每冊七角

潮鋒出版發行

異軍突起戲劇刊物

新戲劇

叢刊

蒐集戲劇史料

網羅優秀傑作



本館由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每份零售大洋一分，每月大洋三角。外埠訂閱，另加郵費。本館地址：上海南京路。電話：二二二二。郵政掛號：新戲劇。發行所：上海南京路。電話：二二二二。郵政掛號：新戲劇。

第一冊民國廿九年四月出版

新戲劇叢刊社主編

潮鋒出版社發行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晦 如 魏 者 作 著

店 書 星 亞 者 版 出

社 版 出 錄 海 行 發 總

號〇一二路江九海上：址地

版初月五年九廿國民華中

角五幣國價實

8
264/40

